

部可能考慮我年邁負擔過重，只在每兩年一次將論文交給我審查，其他則轉託台大或公立及私立牙醫學系年輕教授審查。然而，近年我聽到有審查委員以論文審查做為報復的手段，使送審人不及格等之傳聞。台大牙醫系的教員經台大醫學院激烈的昇等競爭而通過的論文，應該皆是程度優秀的論文，它居然在別校的審查員下屢次被打回票，兩、三年沒有通過教育部的審查，導致數人無法昇為部定的台大教授。反觀一些與別校教授經常交際的教授，卻輕而易舉地一次就通過。我並不想單憑上述的事，就說有少數審查員自己曾經難以通過，為了報復而不使他人晉級。多數人傳言，有某醫學院的 W 教授曾破口大罵“他媽的！我要升時，好幾次給我難看，輪到我審，沒有那麼簡單就給你們通過的”等語。又有從美國歸來的某醫師，在學會遇到不同學派的牙醫，雙方爭論後公然恐嚇“你的審查還沒有終結呢！”等語，企圖脅迫對方，種種傳聞有許多幾乎可使人信以為真，便順帶一筆。像這種對牙科界的發展只有負面的不良影響，應該就此打住，做堂堂正正的審查工作才是。迄今，審查制度也已有所改變，台大部份已改由自己審查。僅對台大而言，上述那方面的弊害已未曾出現，但仍有少數其他學校，尚須經過教育部的審查，故特別提起做為參考。

審查工作也包括發表於醫學雜誌論文的審查，台灣醫學會雜誌，我從民國 57 年前後開始接受論文審查，雖然數量不多，但偶有牙科相關論文的投稿送來審查。那時是台大牙醫系的教員正頻繁投稿於台灣醫學會雜誌的時期，由於大部份是我自己或我指導的論文，當然其審查是不會送到我這裏來的，又因那時別校差不多都還無教員，所以審查也大概數年才碰到一